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叢刊



第 17 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 北京圖書館 編

北京圖書館藏珍本

年譜
叢刊

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第 17 冊

王荊公年譜考略雜錄卷之二

金谿蔡上翔元鳳著

卷之二雜錄

楊氏丹鉛錄五條

楊用修學極博著書最多丹鉛錄其一也從來
攻安石者多矣其甚也未有若周德恭斥神宗
合赧亥桓靈爲一人其和之未有若用修斥安
石合莽操懿溫伯鯨商鞅爲一人之甚及考其
丹鉛所錄則已不勝其支離誕妄昔唐柳子厚
作非國語而宋元人又有作非七國語者用修

王荆公全集卷之二十一
雜錄
作丹鉛錄而陳耀文正楊之書又出正楊之書
出而後人又有非之者則必又有正正楊者矣
今予所錄楊五條近於正楊者尤不無望於正
正楊者後有其人也上翔書

丹鉛錄瑣語之一

宋元祐黨籍碑成於蔡京父子其意則王安石啟
之也安石嘗作曹社詩以寓意謂神奸變化自古
難知辨之而不疑者惟禹鼎焉魑魅合謀蓋非一
日太邱之社其亡也晚蓋以喻新法異意之人將
爲宋室之禍也其後門生子壻相繼得政果鑄寶

鼎列元祐諸賢司馬光而下姓名於其上以安石
比禹績而以司馬諸公爲魑魅呂惠卿載諸謝章
曰九金聚粹畫圖魑魅之形自此黨論大興賢才
消伏卒致戎馬南驚赤縣邱墟一言喪邦安石之
謂也慎按安石之惡流禍後世有如此宋之南遷
安石爲罪之魁求之前古姦臣未有其比雖後漢
晚唐黨禍不若是其烈然彼乃宦者閹奴身爲惡
而顯遭戮國史名著爲姦臣矣安石以文濟姦黨
惡又衆至於後世是非猶舛朱晦菴作宋名臣言
行錄以王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光並列夫司馬光

與安石所爭者新法也新法之行是則諫沮新法者非安石爲名臣則司馬光不得爲名臣矣今著名臣錄自擬於春秋而光與安石並列則是石礩與州吁皆爲忠臣崔杼與晏嬰皆爲義士而孔子可與少正卯並列孟子可與儀秦齊班乎其微意不可知豈暗用紹聖調停之法於史冊之間乎朱子平生功業不可見而去取如此可疑也且司馬作通鑑書諸葛亮入寇公作綱目正之當矣然通鑑所書因乎陳壽名臣錄公之進安石則未有因也公之特筆而天下後世雖兒童走卒未有一人

之見同焉者也或曰公之取安石憎而知其善也爲其護細行有經學與文章也噫是又不通之甚矣憎而知其善者小惡而可改者也若夫引羣邪害衆正誤人主亡社稷此元惡大憝雖有小善不足言矣王夷甫褚彥回未嘗不護細行孔光張禹未嘗無經學李斯曹操豈不能文章史固未嘗假借之也予又見他書載金兵入汴見鑄鼎之象而嘆曰宋之君臣用舍如此焉得久長遂怒而擊碎之彛狄猶知惡安石而大儒朱子反尊崇之何故安得起公於九原而一問之耶

考略曰荆公詩神姦變化久難知禹鼎由來更不疑魑魅合謀非一日太邱真復社亡遲其二曰泰壇東路遶重營獨背朝陽信馬行漫道城南天只五荒林時見一柴荆楊用修以元祐黨籍碑成於蔡京父子而其意則啟於王安石曹社詩考荆公詩題遊城南卽事二首所謂城南者卽今徐州之城南也九鼎沈於泗水秦始皇時使千人沒水求之弗得卽此也所謂卽事則非專爲九鼎而作是詩也用修改曰曹社詩乃牽入元祐黨碑謂喻新法異意之人則與改自

鶴吟題而牽入爭新法者何以異此詩有二首
用修只錄其一而肆口譏訕如此試以第二首
詰之其意又安在用修又以安石列於名臣錄
而大爲文公罪至于再至于三予謂綱目之作
未知視孔子春秋何如用修豈果以名臣錄爲
等於孔子春秋耶昔孔子作春秋太史公謂其
采善貶惡非獨刺譏而已今考名臣錄安石傳
共三十六條凡安石未當國以前所見稱於當
世賢公卿大夫士者不具論卽如歐陽公曾子
固黃魯直所稱道安石之賢則人家有其書而

此錄無一語及之而所采若邵氏聞見錄溫公
璣語涑水紀聞東軒筆錄則皆詆毀醜惡靡不
畢載用修尙以安石得列於此錄爲榮以文公
列安石名臣爲輕於惡惡耶吾竊謂安石得謗
於天下後世固結而不可解者尤莫甚於言行
錄何則邵氏魏氏司馬氏諸書以及此外詆毀
安石尤甚者一經名臣錄采入於是元人修史
皆以大賢所錄爲可信亦遂盡筆之於史自是
後人讀史者祇知國史爲可信而不知雜出於
紀載私書故曰安石得謗於天下後世固結而

不可解莫如此錄爲甚也子曰君子疾沒世而
名不稱焉此言乎名之美者也否則流芳百世
者名也遺臭萬年亦名也安石錄於名臣有惡
而無美徒然遺臭而已矣而猶以是罪文公用
修倡之張受先和之何芳臭之不辨也

丹鉛錄璣語之二

朱文公談道著書百世宗之愚詳觀其評論古今
人品誠有違公是而遠人情者王安石引用姦邪
傾覆宗社元惡大憝也乃列之名臣錄稱其文章
道德文章則有矣焉有引用姦邪而可名爲道德

耶蘇文忠公文章忠義古今所同仰也乃力詆之
謂得行其志其禍甚於安石孔子曰吾之於人也
誰毀誰譽如有所譽其有所試文公解之曰善善
速而惡惡則已緩矣又曰但有先褒之善而無預
詆之惡信斯言也文公於此惡惡得爲緩乎無乃
自蹈於預詆人之惡也夫以安石之奸則未減其
已著之罪以蘇子之賢則巧索其未形之斑此心
何心哉或曰不惟此也秦檜之奸人欲食其肉者
也文公稱其有骨力岳飛之死天下垂涕者也文
公譏其樸又譏其直向前廝殺漢儒如董賈之流

皆一一議其言之疵匡衡之言頗純粹無疵文公則曰匡衡有好懷挾其不成人之美例如此諸葛亮則名之爲笨又譏其爲申韓陶淵明則譏其爲莊老韓文公則文致其大顛往來之書疊七千餘言必使之不爲全人而後已蓋自周孔以下無一人逃其議古人謂君子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文公語錄論人皆無過中求有過者也觀其與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豈有道者氣象耶或者門人記錄之過朱子無忠臣遂至此與

考畧曰楊用修謂朱文公談道著書評論古今人品皆於無過中求有過又謂文公與二三同道私地評論之說直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無復有道者氣象夫如是用修責人甚明宜其以有道者自處矣而考其生平視彼村漢罵街詞訟訐單抑又甚焉何也艾千子曰國朝著述之富無踰於楊用修生平所編輯百有餘種及觀用修所自爲文何其萎蕸不振也豈用修徒有其學而不能達之手與口與予考用修詆訶荆公可謂能達之手與口矣而其是非乖謬若於

前賢所稱道荆公者全未之入目尙得謂有其學耶簡明錄載陳耀文撰正楊四卷一百八十五條皆糾丹鉛之訛其間精確者甚多池北王氏謂前輩大家各有本末非後生小子一知半解所得擅譏胡應麟元瑞作丹鉛新錄蕺林學山以駁升菴至比例於蚍蜉撼大樹予於陳氏正楊胡氏丹鉛新錄俱未見其書今專辨用修誣詆荆公者數條不知陳氏一百八十五條中有此一二否可謂一知半解否

丹鉛錄人事類之一

楊用修曰宏治中餘杭有周德恭評王安石爲古今第一小人又曰神宗之昏惑合赧亥桓靈爲一人者也安石之姦邪合莽操懿溫爲一人者也此言最公最明矣予嘗謂王安石之爲相大類商鞅鞅之進由閹人景監安石之得君由宦者藍元震商鞅設誹謗之禁而安石置邏卒之察鞅力排甘龍社摯之議安石力戰言新法之人秦之亡由商鞅宋之亡由安石安石嘗有詩云今人未可非商鞅商鞅能令政必行是其本相盡露矣先姦後姦其揆一也朱子以安石爲名臣與司馬公並立審

如此商鞅亦當與孟子齊名矣程子謂新法之行
吾輩激成此言亦非譬如醉者酗酒擊人醒者必
羣起力救不能止醉之酗而反罪醒之救可乎諺
云無奈冬瓜何捉着瓠子磨其言雖俚其事實類
也此言一出遂爲後日調停張本陸象山作王安
石祠堂記全祖此意終宋之世安石父子配享孔
廟而無人公言至理宗獨見乃黜去之以此等議
論有以入之深也安石之誤國生遇孔子必膺少
正卯之誅而其死也公享之於廟廷私祠之於州
縣是宋人之議論不公不明舉世皆迷且邪矣宋